

Excellent Women

BARBARA PYM

佳媛

[英] 芭芭拉·皮姆 著

李乃清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佳媛

〔英〕芭芭拉·皮姆 著

李乃清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佳媛 / (英) 芭芭拉·皮姆著; 李乃清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305-19832-8

I. ①佳… II. ①芭…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0183 号

Excellent Women by Barbara Pym

Copyright © Barbara Pym 195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NJU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5-467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佳媛

著 者 (英) 芭芭拉·皮姆

译 者 李乃清

责任编辑 付 裕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184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832-8

定 价 5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第一章

“嗨！小姐们！哪儿有新鲜事哪儿就有你们凑热闹！”本教区执事之一马利特先生在嚷嚷，那讥讽的语调真让我受不了，好像我不该在自家门前出现似的。

“新邻居搬来了？瞧那搬家车就知道。”他自以为是继续道，“我猜你早晓得这事了。”

“嗯，是的，那自然啦，”我回应道，对他的傲慢无礼颇为恼怒，“对这类事谁会不顾不问？”

我想，一个三十刚出头的未婚女子，独居又举目无亲，总期望自己能与邻家打成一片，如果她正好还是一个牧师的女儿，那人们也许真会说她没治了。

“哎哟哟，诗人常说，光阴似箭呀！”马利特先生继续赶路，口里嚷嚷道。

这话不假，但我还是磨磨蹭蹭，看着搬运工把椅子卸

下，将它们放置在人行道上。当我上楼回自己公寓时，我听到楼下空房的脚步声，那人在空无一物的地板上踱来踱去，思忖着每件家具该如何安放。

我猜那是内皮尔太太，因我注意到一封标注“恭候光临”的信件抬头就是那个名字。但如今她出其不意地现身，我反倒不太想见她，因此我匆匆赶回自己房间，开始收拾厨房。

那日傍晚，我和她在垃圾箱边第一次照面。垃圾箱在地下室，供整幢楼的居民使用。底楼是门房，上面两间公寓，并非完全独门独户，颇有不便之处。“我不得不和人共用盥洗室。”我常常抱怨咕哝，甚至感到羞耻，好像我不配拥有自己的盥洗室似的。

我对着垃圾箱弯下腰来，将自己吊桶底上的几片茶叶和土豆皮刮拉出来。在此情境下相遇真让我感到尴尬。我本打算邀请内皮尔太太某晚来舍下喝咖啡，那将是一个亲切文雅的场所，取出我上好的咖啡杯和小饼干，置于小巧的银盘上。但这会儿，我却穿着陈旧的衣裳傻站在那儿，手里还提着吊桶和废纸篓。

内皮尔太太先开口了。

“您一定是拉思伯里小姐吧，”她快速补充，“我在门铃边上见过您的名字。”

“是的，我就住您楼上。我真心希望您能舒适地安顿下来。搬家好麻烦，不是吗？让所有事正常运作起来蛮费时的。茶壶或平底锅这样的紧要物件总记不起搁哪了……”几句陈词滥调很快从我嘴里冒了出来，也许凭着有限的经验，我知道自己足以应对日常大多数场合，甚至是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出生、婚嫁、死亡、一次成功的旧货义卖、给坏天气糟蹋了的花园节宴……“米尔德丽德真是她父亲的好帮手。”母亲去世后，人们常这么说。

“楼里能住下其他人真好。”我冒昧地说，因为去年战争期间，我的朋友多拉·考尔迪科特和我是这里仅有的住户，而多拉接任乡里教职离开后就剩我一人了，过去这一个月颇感孤单。

“噢，我想我不会经常在家。”内皮尔太太立马说道。

“噢，是的，”我收回话来，“我也不会。”事实上，我经常待在家里，但我理解她不想自己卷进什么麻烦事或有什么牵累。我们俩，瞧这架势不太容易成知交。她一头金发，人也俏丽，花哨的灯芯绒裤配着亮色紧身针织衫，而我呢，灰褐色的头发，怎么看都相貌平平，那走形的罩衫和陈旧的黄褐色裙子倒是有点扎眼。我得赶紧补充一句：我可一点儿都不像简·爱。她肯定让太多相貌平庸的女子有了信心，她们惯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而

我从未想过变成她那样。

“我丈夫很快就要从海军部队里回来了，”内皮尔太太说道，语调里似有点警告的意味，“我得赶紧把家里收拾停当。”

“哦，我明白了。”我开始觉得奇怪，一名海军军官和他的夫人为什么要搬到伦敦这片破败区域？这儿可是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最糟糕的地段，明摆着不是贝尔格莱维亚区^①。我对这儿是有眷恋之情的，但照理它对内皮尔太太这样的人不会有吸引力。“我猜想要找个公寓依然很困难，”我好奇地继续试探道，“我来这里两年了，当时找房子比现在容易多了。”

“是呀，我遭了不少罪，这儿可真不是我们想要的。我讨厌公用盥洗室，”她直截了当道，“而且我也不知道罗金厄姆对此会怎么说。”

罗金厄姆！我一下记住了这个名字，好比从垃圾箱里捡到了一件珍宝。内皮尔先生名叫罗金厄姆！取了这么个名字的人该是恨透了公用盥洗室！我急着为自己辩解：“早上我动作都很麻利，周日我通常都早起去教堂做礼拜。”

^① 指伦敦的富人住宅区。

她听后微微一笑，继而下了决心似地补充道：她当然不用去教堂。

我们提着各自的吊桶和废纸篓上楼，默然不语。教区牧师常奉劝人们照面时“聊几句吧”，可好几次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我们就这样走到她房门口，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竟问我要不要进去跟她喝杯茶。

我不知道老姑娘是否真比已婚女子好管闲事，尽管我相信人们都这么看她们，就因为她们的生活比较空虚，但我难以向内皮尔太太坦承，我在下午的某个时候特意洗刷自己的楼梯，以便从栏杆间窥看她搬进楼里的家具。那时我注意到她有不少好东西——一张胡桃木书桌、一个雕花的橡木橱柜，还有一套奇彭代尔式^①的椅子。当我随她进入她家客厅，我意识到她还拥有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诸如维多利亚时代的镇纸等古董，和我楼上放在自家壁炉架上的那些非常相像。

“这些都是罗金厄姆的，”我正欣赏时，她说道，“他收藏维多利亚时代的東西。”

“我几乎不用费劲去收集，”我说，“我老家属于教区长领地，到处都是这些东西，你都搞不清哪些该收藏，哪

^① 英国家具木工品牌，以优美的外廓和华丽装饰为特点。

些该变卖。”

“我想那是一大片不太便利的乡村教区吧，地上铺着石子路，街头挂着油灯，还有好多好多房间，”她突然说道，“人有时会怀旧想起那些，但我实在难以忍受住在里头。”

“是啊，的确如此，”我说，“但那很舒适。我有时觉得这里还太局促了。”

“但您的房间一定比我们多吧？”

“是的，我还有一个阁楼，但几个房间都挺小的。”

“而且盥洗室还是公用的。”她嘟囔道。

“早年的基督徒所有东西都是共享的，”我提醒她道，“我们能拥有自己的厨房就该感恩啦。”

“哦，上帝，是呀！您会讨厌跟我共用一个厨房的，我可是个懒女人。”她近乎骄傲地说。

她泡茶那会儿我自顾自地看着她堆放在地板上的几叠书籍，其中似乎有不少关于冷门的自然科学的，还有一摞期刊，绿色封面上写着突兀而令人惊诧的标题——“人类”。我好奇这里头都说了些什么。

“但愿您别介意将茶泡在大圆杯里，”她端着托盘进来了，“我可跟您说过我是个懒女人。”

“不，当然不了。”我礼貌地回应道，心想罗金厄姆该

是很讨厌这样的做派。

“我和罗金厄姆在一起时大多都是他做饭，”她说，“我没空，实在太忙了。”

想必妻子不该忙到没空给丈夫做饭吧？我从她送来的餐盘中取了一片厚面包和果酱，心里诧异不已地想着。但或许那个痴迷维多利亚物件的罗金厄姆也很享受做饭，因为我发现男人们除非喜欢做某些事情否则他们很少去做。“我猜是海军部队里的生活教会他烹饪的？”我询问道。

“哦，不，他一直是个好厨师。军旅生活可真没教会他什么，”她叹了口气道，“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在意大利担任一名海军上将的随从参谋，住在面朝地中海的豪华别墅里，那时我在非洲游荡。”

“非洲？”我讶异地回了一句。她那时会不会是一名传教士？看起来不太可能，我突然想起来她说过她从不去教堂。

“是的，我是研究人类学的。”她解释道。

“噢。”我一下沉默了，陷入思考中，同时也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人类学家是做什么的，无法做出任何知性的评价。

“我想不出罗金厄姆除了向一大群身穿不合身的白

色制服的乏味的皇家海军女官显摆魅力外还能干什么？”

“哦，当然……”我正打算反驳，但继而觉得那毕竟也是一份值得做的工作。牧师们对此也很擅长；事实上，他们当中许多人都穿单调乏味不合身的衣装，这已成了他们的习惯。我都没意识到这也可能是海军军官的一项成绩。

“这会儿我得详细写下我的田野考察笔记了。”内皮尔太太继续道。

“哦，是的，当然。太有意思了……”

“好吧，好吧……”她站起身，将手中的大圆杯放回托盘。我感到自己被下逐客令了。

“谢谢您的茶，”我说，“等您安顿下来后务必也来我家坐坐。若有我可以帮忙的事，一定告诉我。”

“这会儿还不用，谢谢您，”她说，“或许以后会打扰。”

从她的话里我想不出任何需要帮忙之处。除了楼道上的偶遇，当然，还有公用盥洗室，我们的生活似乎没什么交集。

这个念头或许也在她脑海里闪过，因为当我走了一半楼梯快到自己房间时，她叫唤了一声：“我想我之前一定用了您的厕纸，等用完了我会记得再买些。”

“噢，这真没什么。”我大声回了她一句，颇感尴尬。

我出生的背景阶层对这种事可不会大声嚷嚷，但我还是希望她记得这事儿。保证三人用量的厕纸对我而言似乎确实是个重担。

当我回到自家客厅，我惊讶地发现已经快六点了，我们定是聊了一个多小时。我认定自己并不怎么喜欢内皮尔太太，继而又开始责备自己缺乏基督徒应有的宽厚品格。然而，我们必须做到总是喜欢每个人吗？我自问。或许不必，但我们应多花时间了解对方，不该刚认识一个小时就妄下论断。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该论断他人。我曾听到马洛里牧师在一次布道中讲过这些，就在这时圣马利亚教堂的钟开始敲响六点。

目光越过广场上的树丛，我恰巧能看到教堂的尖塔。这会儿树叶都凋零了，看上去如此美丽，维多利亚哥特式的建筑，从剥落的灰泥墙建筑中矗立起来，直刺苍穹，我想步入其中会令人感到惴惴不安，但我而言，却十分亲切。

我们这片区域有两座教堂，但我选了圣马利亚而非万灵堂，因为圣马利亚教堂更近，而且它更“高”。我担心我那可怜的父母完全不赞同我的选择，我能想象母亲撇起嘴摇着头吐出受惊后的一声低语：“焚香。”也许我这对家教的拂逆行为其实也无伤大雅。我去过万灵堂，事实

上我曾有两个周日都去那里做礼拜，但当我回到圣马利亚教堂，某日早弥撒结束后，马洛里牧师上来和我打招呼，还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了我。他和他的姐姐都很着急，他们担心我可能是病了。自那以后我再也不离开圣马利亚教堂了，而朱利安·马洛里和他姐姐威妮弗雷德也成了我的朋友。

我有时会想，这真是太奇怪了，我在伦敦企望的生活和父母在世时我在乡下教区过的生活如此相似。然而伦敦很多地方都有独特的乡村或教区的氛围，所以人们也许只需要选择并融入自己的教区。两年间，我的父母相继过世，我得到了一笔小钱、各种家具，但我没有了家。自那时起，我和从前读书时的朋友多拉·考尔迪科特结成了伴，她教书时我在审查局工作，非常幸运的是，那里没有太高要求，只要你耐心，为人谨慎，最好还有点小怪癖。如今多拉走了，我又将变成一个人，期望过上文雅的日子，拥有自己的卧室和客厅，还多出一间客房。我没有多拉那样的好脾气，她乐于睡折叠床、用塑料餐盘进食。但我觉得自己如今已到了一定年龄，要是愿意，我也可以变得挑剔苛刻。我在一个扶助贫困妇人的组织里兼点职，做这事很接近我的心志，我觉得自己有一天会成为那样的人。显然，那位穿着艳丽长裤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内

皮尔太太永远不会。

想到她我改了主意，决定去教区牧师那里吃晚饭，让我高兴的是，在楼道里遇见她和一位高个子彬彬有礼的先生时，我的着装十分得体。

“你只能用大圆杯喝杜松子酒了，”我听到她说，“玻璃杯包在里头还没拆封。”

“没关系，”他答得有点生硬，似乎这事其实不可小觑，“我想你还没将一切安排妥当。”

我感觉那不是罗金厄姆：难以相信这是那个在意大利对英国皇家海军女官们施展魅力的男人。或许是和她们一样从事人类学的搭档？圣马利亚教堂开始敲响晚祷的钟声，我才意识到他是何许人根本与我无关。现在去牧师那里太早了，因此我赶去了教堂，加入六七名中老年妇女的工作日晚间聚会。威妮弗雷德·马洛里一如既往地迟到了，她进来后坐在我身边，在我耳畔窃窃私语：有人为了贴补被炸弹毁损的西窗修理费捐了一大笔奉献，真是慷慨。一笔匿名的捐赠——很令人振奋吧？朱利安晚餐时会和我具体说说这事的。

第二章

朱利安·马洛里四十上下，比他姐姐小几岁。姐弟俩都是高个儿，身材瘦削，这让朱利安有一种苦修者的范儿，相形之下，灰发蓬头、神情热切的威妮弗雷德更显得憔悴。她常穿各种奇装异服，多数衣服是别人的。大伙儿都知道，威妮弗雷德不少衣服都是从教区的旧货义卖市集里淘来的，看来，她的钱大多未花在自己身上，而是做了好事（甚至可说是为了那些迷失的人），在这方面，她可是个无私而不知疲倦的义工。除了做这些善举之外，其余时间，她都奉献给了她所爱的弟弟，为他“营造一个家”，然而她完全不擅长家务活，空有一腔热情却不得其法。

“要是我能刷下前门就好了！”晚祷后我们仨一路去牧师公寓，路上她说道，“这门的颜色看上去又深又闷，牧

师公寓应该是那种有着明亮入口、迎会众进入之地。”

朱利安将他的法冠挂于墙上的木钉上，客厅狭小，相邻木钉还挂了一顶巴拿马草帽。我从没见他戴过这顶帽子，或许他买这顶帽子就是等着多年后缎带褪色、草色泛黄。我父亲从前也有这么一顶巴拿马草帽，对于我而言它永远象征着一位乡村老牧师的智慧，那种智慧朱利安再过二三十年也别指望能够获得。

“有着明亮入口、迎会众进入之地，”朱利安重复道，“好吧，尽管我们前门是深色的，我期待人们在这里仍能受到欢迎，而且，我期待朱布太太已为我们备好了晚餐。”

我在桌边坐下，可没怀什么很高的期待，朱利安和威妮弗雷德是那种不谙尘世的好人，他们很少在意自己的吃喝，因而和他们共进晚餐很难说是一种愉悦的享受。朱布太太，或许她曾深受鼓励，是个好厨子，但好久前她定已失去了这种心志。今晚，她给我们做了寡淡的干酪通心面布丁和一盘水煮土豆，我发现餐柜玻璃盘里还放着一个色泽模糊的牛奶冻或“果冻”一样的东西。

吃着通心面我心里就嘀咕：盐放得不够，或者根本没放盐，而且干酪也放得太少了。

“跟我说说匿名捐赠的事吧，”我询问道，“这事听来太棒啦！”

“是的，此事的确振奋人心。有人给我寄来十英镑，我也在想这会是谁呢！”朱利安微笑道，这时他那严肃的面容变温柔了，他也显得确乎好看起来。他的态度通常都比较严肃，令人生畏，不然很可能会引起女人们的过分关注。我都不太确定是否有谁给他织过围巾或毛衣。我想他既没帅到也没自负到需要佯装信奉独身主义来自我保护，而我还真不知道他对此是怎么想的。他们姐弟俩生活在一起，这似乎是个令人舒心的安排。或许对于高教派的牧师而言，维持不婚状态是更合宜的，牧师公寓的客厅里应该有一顶法冠而不是一辆手推婴儿车。

“我总觉得一项匿名捐赠是如此令人兴奋，”威妮弗雷德仿若一个未成年人那样兴冲冲地说道，“我期盼找到这个人。米尔德里德，那不是你吧？或是你认识的哪个人？”

我表明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面对姐姐的热情劲，朱利安报以宽容的微笑。“哎，好啦，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知晓谁送来这笔钱的。兴许出自我们教会住在科尔切斯特或格兰特切斯特广场的某位好心女士。”他道出了本地最体面的两个广场的名字，那里有些老式房屋，通常由一户人家甚至一个人独用，至今还没分成几间式的公寓。我的公寓不在这两个广场之